

散文

羊角山上话沧桑

■简宏宇

说起这座山，有很多传说：一是山有洞，居花斑猛虎，以羚羊为食，出入皆有风声。二是山有巨蟒，少出入，有见之者横亘于两山之间，不见首尾。三是山镇一神牛，四足踏四海眼，如怒，覆大山，百岔必成汪洋……

当然这些传说都来自于野夫村氓的巷尾杂谈，虽难见真实，但口耳相传，无形中给这座山涂上了一层神秘色彩。

从我记事起，只要走出家门，就能看到它那巍峨挺拔的身姿。由于与生俱来的记忆，儿时的我并没有对它产生多少特别的印象，只是觉得：这座山离我很近，它那伟岸的身躯仿佛触手可及。但又离我很遥远，以至童年的我，仅仅不足十里之遥，始终未能走到我的脚下。就这样，伴着它的朝晖夕阴，寒暑易节，听着关于他的种种传说，在那偏僻的小山村，我和小伙伴们玩耍着无忧无虑的童年。

直到有一天，在农业学大寨、工业学大庆、全国人民学小靳庄热潮中，在生产队排练文艺节目的夜里，我听到了“羊角山下红旗展，百岔河畔尽朝晖”的诗句（类似于口号）。对于诗的后半句，我似懂非懂，但诗的前半句，我却了然于心，并且诗的意境激发了我童年的好奇和想象。为了穷究其境，在一个秋日的黄昏，我迎着山坡上牧归的羊群，追逐着夕阳的余晖，爬上了村子东面的最高山，喘息之后，举目眺望，百岔川的景色尽收眼底，南面，百岔河从遥远的大山深处蜿蜒走来，流经我的村后，又蜿蜒地流到羊角山下。北面，羊角山犹如一个巨大的屏障阻住了我的视野，羊角山后面有什么？羊角山里是否有老虎、巨蟒、神牛……我没有去追究，我所关心的是羊角山下招展的红旗。但目力所及，

除了几个稀疏的村庄静默在袅袅炊烟中，还有那脱光了叶子的树木稀疏在黄色的山坡上、旷野中……哪里有招展的红旗？我心中陡然生出一种被欺骗的感觉——大人们怎么会聊天？我怀着沮丧的心情悻悻地走下山巅，回望羊角，心里还嘀咕着：羊角山下咋没有红旗展。

我后来才知道，其实当时羊角山下真的飘扬着一面鲜艳的“红旗”。

羊角山脚下有一个不大的自然村落，20几户人家，人口百余。这个村子叫下田营子生产（小队）。在当时全国人民学习小靳庄的热潮中，这个生产队紧跟时代步伐，夜校办的红红火火，样板戏唱的有声有色，学毛选、赛诗会等搞得如火如荼。当时，村里一个林氏家庭祖孙三代在公社大礼堂同台演唱《红灯记》，一时传为佳话，也为下田营子出尽风头。在那个年代，下田营子一跃成为芝瑞公社的“小靳庄”。当时各种参观团、报告会、经验交流会络绎不绝。下田营子也当之无愧地成为全公社政治舞台的一面“旗帜”，这面旗帜也生动地诠释了“羊角山下红旗展，百岔河畔尽朝晖”在那个时代特有的内涵。

“要把红旗插上那——羊角山”，这是流行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、中期芝瑞公社文艺舞台上的一句三句半台词，由于年龄关系，其它的台词都已忘却，唯有这一句却烂熟于心，并且每每回到家乡，仰望羊角，这句台词便不得在耳边萦回。从那个年代来讲，这句台词抒发了百岔川人“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”的雄心壮志。但从另一个角度不难看出，把红旗插上羊角山，并非一件简单轻松的事情。

羊角山并不高，海拔充其量不过1500多米，但它拔地而起的身躯和刀

削斧劈般的双峰其险峻程度绝非黄山、华山可比。据说羊角山的主体有三磴台子，一磴台子常人都可到达。二磴台子只有年轻力壮身材矫健的汉子需花费一定功夫、克服相当难度才能攀登上去。三磴台子很少有人上去，上面只有黄羊出没。至于登上峰顶，乡里曾传说某某人登上过，但未见其真实。当地人爬羊角山的主要目的在于于采撷山上特有的、生长在悬崖峭壁间的一种食材——神葱。至于冒着生命危险去登顶，对于当时勉强解决温饱的普通百姓来讲，难免有“扯球”之嫌。

但是，勇者无畏，1975年的某一天，几个在兴华大队插队的经棚镇籍知青，不知用什么手段，克服了多少艰险，硬是登上了峰顶，并把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插在上面。

把红旗插上羊角山，由豪言壮语变成现实。红旗由羊角山下飘到了羊角山巅，这是否预示着百岔川的未来将翻天覆地？

——羊角山不懂政治，这个百岔川位居魁首的地理标志，只是默默地以亘古不变的雄姿，将根植于万仞绝壁上羊角似的双峰高傲地刺向蓝天。凡见过这座山的人，无不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惊叹。

1976年1月8日，周总理逝世；7月6日，朱总司令逝世；7月28日，唐山大地震；9月9日，毛主席逝世。

巨星陨落，日月无光，江河失色——羊角山在肃立，百岔河在呜咽……

10月，“四人帮”被粉碎，举国欢腾——羊角山在欢呼，百岔河在歌唱……

这是羊角山在不同的历史节点的表白吗？

几年前，同一位雁居他乡的朋友饮酒，酒酣之际，朋友说起贺敬之的《回延安》：“贺敬之尽吹牛，‘双手搂定宝塔山’，接得过来吗？”我解释说：“形象夸张是浪漫主义诗人的特点，李白还有雪花大如席呢。人家的前提是梦里回延安吗，你是否也‘几回回梦回百岔川，双手搂定羊角山’，是不是很亲、很累？”朋友大笑释然。

羊角山没有情感，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”。它以亘古不变的身姿，冷眼着春夏秋冬，傲视着世态炎凉。但是百岔川人总喜欢把自己的诸多情感赋予它，这也许是百岔川人把根植于骨髓的乡土情结，付之于对情感最形象、最朴实、最真切地表达。

历史发展到今天，当百岔川人同全国人民一道，在为实现“两个百年”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进程中，一个国家发改委立项投资几十亿元的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落地百岔川，经过科学论证，羊角山腹地的地理地质条件，符合项目建设的基本要求。项目建设的要素首先是拦截百岔河，建设一座中小型水库，为抽水蓄能电站提供充足的水源。但水库建成后，要淹没两个村落和几百亩耕地，下田营子正好位于水库的核心区，整体搬迁势在必行。当工程开工之日，下田营子的村民怀揣着国家丰厚的补偿资金，幸福满满地离开了祖祖辈辈固守的贫瘠家园，这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天上掉馅饼的美事。但村民们能否带走小村那段“光荣而辉煌”的历史呢？

如今，羊角山下，百岔河畔，抽水蓄能电站在紧锣密鼓地施工，几年间，羊角山将亲眼见证一个奇迹的发生——

截断百岔云雨，高峡出平湖，羊角应无恙，当惊世界殊！

散文

白露蜡象

■李艳霞

九月迎来送往，挥别了处暑，迎来白露的气象。一身素装入场，感动天地，惊诧山河不同以往的模样。

白露，仿佛原地蜡象，精神抖擞，气度豪迈，追逐心中的诗意，潜滋暗长。

自古，秋风白露，常让人顾影自怜。一滴露珠能折射出整个世界，也能折射出文人的哀愁感伤。生命苦短，朝华易逝，无限伤感惆怅，尽在诗人笔墨间流淌，便有了白露冷冷湿桂花，今宵人尽望，好梦总留芳的感叹。

古老的写意，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，所呈现的那幅：深潭秋霜荡芦苇的景致，夕阳西下，落日余晖洒在一望无际的蒹葭上，给每一寸摇曳在秋风中的芦苇，织就了一层亦真亦幻的金缕衣裳，而那种苍凉，不再是现在人的惆怅。

每当白露时节，冷空气转守为攻，暖空气逐渐退避三舍。冷空气分批南下，往往带来一定范围的降温幅度，影响晚稻抽穗扬花，因此要预防低温冷害和病虫害。俗话说：白露正处夏、秋转折关头，气温日际变化大，暑气渐消，秋高气爽，玉露生凉，丹桂飘香。可见，白露成了一个关口。

在这关键时刻，人们总是把白露节气重视起来，积极备战各种困难，以免隐患乘虚而入，以保家园五谷丰登，生命不受风雨侵蚀。特别是在农学方面，中医有“白露身不露，寒露脚不露”的说法，也就是说白露节气过后，穿衣服就不能赤膊露体了，避免白露时节勾起病患的“老冰排”。

然而，古代白露时节，蒹葭苍苍中的大湖渔家有祭拜大禹的传统习俗。震泽就是大湖的古称。相传大禹治水由北而南，从黄河而至江淮，最后在大湖将兴风作浪的鲧镇压于湖下，消弭了水患。传说中的治水英雄大禹，他一心治水，三过家门而不入，大湖畔的渔民称他为“路菩萨”。每年正月初八、清明、七月初七和白露时节，当地都会举行祭祀禹王的香会。

后来，这习俗流传下来。因为白露是秋季的重要节气，由于这时秋水横溢，鱼蟹生膘，为了能在随后的捕捞季获得好收成，为了能有一个风平浪静的湖面，大湖两岸的渔民在白露时节，赶往位于太湖中央小岛上的禹王庙进香，祈祷神灵的保佑风调雨顺。

由此可见，白露成了人们寄托相思和哀愁，憧憬美好，祈福避灾呈祥的节点。然而，时值今日，白露祭祀禹王的习俗早已远离了人们的生活。因为社会文明不断发展进步，国家持续维护长治久安，百姓享受安居乐业，正呈现出“白露蜡象”的局面。人们没有了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的愁肠，没有了“秋风何冽冽，白露为朝霜，人生苦短，朝华易逝不足欢，甘与秋草并蒂莲”的忧伤。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精神激励着每一位国家领导者，努力完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，积极制定实施各种防灾减灾措施，全面落实精准扶贫好政策，其惠民政策，正在加快脱贫致富的步伐，这岂不是，关键时刻迎难而上的新版“大禹治水”吗？

所以，人们没有理由不被这“白露蜡象”振奋得精神矍铄，神采奕奕。哪还有时间吟诵：“漫漫秋夜长，烈烈北风凉。辗转不能寐，披衣起彷徨。彷徨忽已久，白露沾我裳。俯窥清水波，仰看明月光。天汉回西流，三五正纵横。草虫鸣何悲，孤雁独南翔。郁郁多悲思，绵绵思故乡。愿飞安得翼，欲济河无梁。向风长叹息，断绝我中肠”。谁的脚步还会那么彷徨？



羊角山 摄影 吴占凯

脚下的路

■付植东

唐初玄奘西行五万里，历时十七年，求真取经，终成正果；其行路之难，其信念之坚，令后辈望尘莫及，高山仰止。被鲁迅誉为“中华民族的脊梁”。

小时候，由于身体羸弱，走路就成了我的弱项，从自家的院门口通往村路大概五、六十米，感觉路却很长；每当夏季下过暴雨，这五、六十米的土路被冲的坑坑洼洼，父亲便从别处取来黄土垫在被冲坏的路上，然后背着双手，脚印挨着脚印直到踩实为止；我最怕干这活了，有时父亲喊我一同去踩实土路，让我也背起小手，还要颠起来，像跳广场舞，这活计不但会弄脏鞋子，而且还需要干很长的时间，很乏味，需要耐着性子……

姐姐出嫁的时候，我已经十几岁了。姐姐从小也没离开过村子，母亲很是惦念她，时常抹眼泪，于是就让我带上一盒好吃的去看一看姐姐；姐姐家住在离我家四十里外的西厂漫甸上，最难走的就是村子后山，有的路段像爬墙一样难走，走几步就得坐下歇一歇，区区四十里路也得走上大半天；有时候母亲亲自去看姐姐，由于家里活计忙，头天去第二天就回来了，单程路也只用半天时间，回来后就得马上包扎被磨破的双脚；母亲的脚是畸形的，因为从小缠足，缠到一半的时间母亲疼的直叫，姥爷看着心疼，和姥姥吵了一架，硬硬地给母亲放开了裹脚布，但母亲的双脚却已经变成畸形了，走路是很困难的……

每当看到母亲包扎完双脚，一瘸一拐地又去忙着干家务，我便心疼地劝母亲不要去姐姐家了，如果你惦记她，我替你去吧！思念是别人替代不了的，母亲依然在农闲季节去看望姐姐，每次回来，那双畸形的脚都被磨的鲜血淋漓；崎岖不平的山路啊！阻隔了亲情，拉长了思念……

如今，村村通了公路，那段原来需要走上大半天的路，我驾车几十分钟就到了；山还是那座山，河还是那条河，心境却不是原来的心境。

从家门口那短短的五、六十米土路起步，我走出了村庄，走出了书声公

社，走向了人生的旅途……

二十岁那年去宇宙地铅锌矿工作，半夜起身去书声坐车到经棚，第二天再买票到同兴公社，然后再步行十几公里才到矿上，现在两个小时的路程，当时辗转两天才到……

宇宙地铅锌矿是克旗的第一座有色金属矿山企业。坑口座落在同兴公社和宇宙地镇交界的哈达吐山腰，当时没有路，没有房，工人们住在牛顶架窝铺里，生活用品和劳动工具全是人工扛到山上……

世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那条蜿蜒在白桦林里的羊肠小路，那条开满鲜花的羊肠小路，那条獐狗野鹿奔跑过的羊肠小路，洒满了我们的汗水，洒满了我们的欢声笑语，洒去了我们珍贵的青春岁月……

那是一条克什克腾走向工业强旗的创业之路！

三
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作为施工方项目部代表的身份，一行人去蒙古国巴彦乌列盖省考察矿山项目，从北京坐K3国际列车出发（途经蒙古首都乌兰巴托，终点是莫斯科），由于我国采用的是1435毫米的国际标准轨道，而蒙古和俄罗斯采用的是1524毫米的宽轨，所以列车在二连浩特需要换轨，当时需要三个小时的时间，漫长的等待，无聊至极……

过境的第一站便是蒙古的边境城

市扎门乌德，停车间隙我们下车去购买一些生活用品，蒙古的售货员大都会汉语，他们非常高兴和我们交谈，还主动用蒙古图格里克（当时100图格里克兑换0.31元人民币），兑换我们的百元人民币；当一个漂亮的姑娘问我：二连浩特是你们中国第几大城市啊？我哑然失笑，未做回答……

一路荒芜，一路寂寞。还好，到了乌兰巴托有两位中国留学生翻译接待了我们，攀谈起来，一位是巴林右旗的，一位是叫哈斯的克旗老乡，异国相遇，倍感亲切，住宿的宾馆是陕西人开的，昼夜有荷枪实弹的保安守卫。

从乌兰巴托去巴彦乌列盖省会是坐一架乘30人的小飞机，蒙古国首都到各省省会大都没有大好的公路，沙石路比较多，只是用矿渣简单地垫个路基，出行都是乘坐三四十个座位的小飞机；一路俯视，一片荒漠，零星星星的白点儿是蒙古牧民的居所，很多不是蒙古包，而是土房外面刷了白色的涂料；蒙古国属于大陆性温带草原气候，干旱少雨，所以屋顶都是倾角几度的平房。

巴彦乌列盖省省会当时最高的楼层只有五层，沥青铺就的街路老旧的面目全非；我们一行人租用了一辆前苏联生产的嘎斯469全地形越野车，一出乌列盖省，便是崎岖不平的沙石路，颠簸了一天，傍晚才到达了离目的地不远的一个小山村，炊烟笼罩着

静谧的村庄，几声鸡鸣，几声狗叫，混杂着羊群的咩咩声；许多小孩子仨一堆俩一伙在玩耍着，像极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我的童年……

我们一行人住进了一户哈萨克族人家，一进门迎面是燃着熊熊火焰的壁炉，燃料是牛粪，客厅非常宽大，正中央的墙上对称地挂着俩张兽皮，一张藏青色的狼皮，一张枣红色的狐狸皮，还有几枚铁质的运动奖章也在墙上挂着；几个小孩子围着我们转悠好长时间，翻译示意我们每个小孩子给了一千图格里克，他们才高高兴兴的出去玩……

距离要考察的矿山十几公里的地方就是巴彦湖，巴彦湖是巴彦乌列盖省几大湖泊之一，远望望去像一块晶莹剔透的蓝宝石，镶嵌在茫茫的戈壁滩上，走近巴彦湖，她愈发蓝的耀眼，蓝的凉气袭人……如此美丽的景色如在国内早已开发成人潮如织的旅游景观了，而眼前的巴彦湖人迹罕至，静寂的只听见几声鸟的啾啾，微风摇晃着湖边稀疏的芦苇草，竟然让我联想起手持待节在贝加尔湖畔牧羊的汉朝使节苏武，一段凄婉的胡琴曲由远而近回旋在耳畔：

苏武牧羊北海边
雪地又冰天
羁留十九年
渴饮雪，饥吞毡
野暮夜孤眠

心存汉社稷
梦想旧家园
……

一个民族不强大，一个国家不强大，怎能不辜负一片大好河山！怎能不辜负苍生民愿！

四

人生是踏上了就回不了的路，既然目标是远方，就要风雨兼程。2016年在青藏高原柴达木盆地腹地接到了一个施工项目，从此便开始了我的高原之旅；去施工现场2400多公里，有两条路线选择，一条是坐火车，从经棚到西宁，33个小时的路程，再转坐客车；另一条路线是自驾车，从经棚出发到白音查干（这一段是绿色通道）再转道京藏高速，大约需要24小时到达；当年文成公主从长安出发，历经半年时间才到达西藏，其漫长的旅途煎熬衍生生日月山、倒淌河的凄美传说……而今只是三天的路程，这一切惊喜的变化得益于我国公路、铁路事业的飞速发展。公路不仅仅是当年的7918，而是日新月异不断增长，京藏铁路2017年全线通车，动车、高铁一天千里……

前人栽树后人乘凉，后人乘凉更需浇水施肥。

可上九天揽月，可下五洋捉鳖。求索之路永无止境，敢问路在何方？路在脚下！